

首席评论

“代打电话”虚火需用清醒剂降温

杨朝清

近来,打开网络直播平台,时常会碰到类似这样的“代打电话”直播。主播在直播过程中,会根据用户提供的电话号码和需求打出一通通电话,有的是表白送祝福,有的则是“整蛊”开玩笑,用户需要给主播刷“礼物”预约排队代打。打电话过程的不确定性吸引到众多猎奇围观的网友。有的主播一天直播6个小时,单日收入数百元。(2月16日《工人日报》)

几乎没有准入门槛,导致网络直播领域存在着激烈竞争。为了出奇制胜,不少主播绞尽脑汁,千方百计地求新求变。“代打电话”犹如一个市场富矿,让一些人发现和捕捉到了新的商机。成本低、不受地域空间限制、完成度高,还能不时地制造新鲜话题,“代打电话”受到不少主播的青睐。

打电话本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为何要请人代劳?不愿意自己出面或者不敢现身,让一些人产生了通过劳务服务请他人代劳的利益诉求。出其不意的“代打电话”,有的时候确实能够起到精神慰藉与情感支持的功能,实现了委托方与主播们的互利共赢。然而,一旦“代打电话”逾越规则与边界,就可能导致网络空间“一地鸡毛”。

不论是代骂人、代讨债,还是代他人做一些欺骗性测试,抑或代为进行恶搞“整蛊”,“代打电话”有些时候具有很强的戏剧效应,能够迎合和满足围

观者的猎奇心理和畸形趣味,吸引了众多的眼球。为了更多地进行利益变现,一些主播在“代打电话”上越走越偏,导致其不仅背离公序良俗,也可能侵犯他人的权利与尊严。

和私人之间的通话不同,“代打电话”具有很强的公开性和象征性。众目睽睽之下,“代打电话”不仅会触碰隐私权,也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与心理上的伤害。如果“代打电话”为了戏剧效果失去底线与禁忌,如存在辱骂、骚扰行为乃至涉嫌侮辱罪、寻衅滋事罪等失范行为,就可能要接受法律的规训与惩罚。

“代打电话”说到底就是一种“打擦边球”,利用了社会规范的夹缝地带和弹性空间。究其原因,社会规范只是对普遍的失范类型进行了界定与约束,对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一些失范行为尚未覆盖到,从而导致规则难以约束失范行为,沦为“稻草人”。“代打电话”的虚火,显然需要清醒剂来“降温”。

急剧的社会变迁,让新现象、新问题层出不穷。有问题并不可怕,关键是要将其及时纳入制度化、规范化的治理轨道,而不是沉默,放任其“野蛮生长”。泥沙俱下、良莠不齐的“代打电话”,显然需要“紧箍咒”。这不仅需要委托人和网络主播多些规则意识与边界精神,也呼唤监管力量“快进一步”“跟上步伐”。当失范行为更容易被抓住、被问责,当剑走偏锋得不偿失,自然会减少投机行为。

画里话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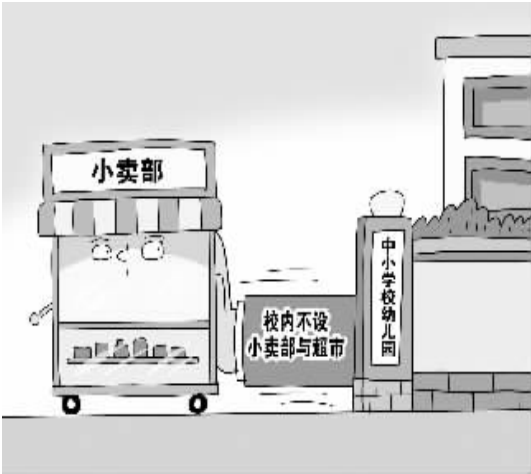
商户入驻 校园说“不”

随着各级各类学校陆续开学,师生“舌尖上的安全”备受关注。市场监管总局、教育部等四部门日前发文部署2023年春季学期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,明确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原则上不在校内设置小卖部、超市,学校周边不得设置售烟、售酒网点。(2月15日京报网)

净化校园内外的经营环境,确保未成年人舌尖上的安全是个老话题。今年春季开学,四部门再发禁令很有必要。但更重要的是要监管到位,惩罚到位,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,方能护佑学生安全,让学生健康成才。

有道是:校内不设小商超,周边烟酒莫乱销。餐饮服务严监管,四部联手出硬招。另有诗为证:校内禁设小卖部,阻断学生零食路。舌尖安全得保障,家校共把健康护。

文/阳光佳哥 诗/刘文存 心雨 题/泥河牧歌



图/朱慧卿

百姓看法

驳回广场舞猝死者家属诉求维护公平正义

史洪举

2022年1月,湖北武汉的杨女士像往常一样组织大家练习跳舞表演时,团队成员张先生突发意外,最终因为心源性猝死不治身亡。后家属将“广场舞”组织者杨女士告上法庭,要求其赔偿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及其他相关费用60万元左右。硚口区法院认为事情发生后,杨女士完成了她认知范围内的一些救治措施,且杨女士组织广场舞主观上没过错。张先生死因为心源性猝死,属于自身机能变化的结果,故驳回张先生亲属的诉讼请求。(2月16日九派新闻)

根据《民法典》,宾馆、商场、银行、车站、机场、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、公共场所的经营者、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,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,造成他人损害的,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也就是说,经营场所、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,其因过错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,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虽然广场舞活动的组织者也算得上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,但现实中,广场舞活动的组织往往是

免费自愿提供的服务,即其不以营利为目的,更像是“热心大妈”为广场舞爱好者、参与者提供一个娱乐平台,故显然不能严格按照宾馆、商场、银行等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标准来要,否则有失公平正义。且该活动组织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,而杨女士并无过错,则不承担责任。

“跳广场舞老人”猝死主要原因是自身疾病所引起,并不是在跳广场舞过程中遭遇侵害。且广场舞活动组织者也尽到了必要的救治措施,故即便发生了死亡事件,也不能由此认为他人存在过错,并承担责任。

可见,“跳广场舞猝死”者家属要求组织者赔偿损失是站不住脚的,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应得到支持。法院的判决既生动地诠释了公平正义的理念,维护了无过错方的正当权益,又彰显了这样一个常识,即人民法院一方面维护有理者的正当诉求,另一方面保护无辜者不被他人通过诉讼方式随意“讹诈”。更向社会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,即“谁弱谁有理”已经行不通,在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中,无过错者不必再担心遭遇“讹诈”。

第三只眼

整治违规竞赛需要釜底抽薪

张淳艺

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2月15日通报称,针对近日有群众反映“叶圣陶杯”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违规办赛问题,教育部经初步调查,“叶圣陶杯”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及“叶圣陶杯”语文素养大赛、数理大赛、英语大赛、编程创意大赛等系列赛事均为违规竞赛。目前教育部正会同公安等相关方面作进一步处理。(2月16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叶圣陶是我国著名作家、教育家,以其命名的“叶圣陶杯”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从2003年起举办,是目前全国主办单位级别高、专家评委权威、社会影响力大的作文赛事之一,入选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。不过,所谓的“叶圣陶杯”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,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山寨货。

山寨“叶圣陶杯”的前身是“叶圣陶杯”全国中小学生新作文大赛,与教育部批准的“叶圣陶”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,仅一字之差。后来,被正规“叶圣陶杯”的主办机构告上法庭,法院判决停止名称侵权后,主办者将比赛改名为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,却依然保留“叶圣陶杯”的名头。主办者以组织竞赛的名义,在许多地方大肆收取参赛费、保奖费,一二三等奖明码标价,不仅损害了正规竞赛活动的声誉,也加重了学生的压力和家长的负担。

2018年,教育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(试行)》,指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实行清单管理制度,清单每年动态调整一次,清单之外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所谓全国性竞赛活动均不合规。去年9月,教育部公布了2022-2025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,共有“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”等44项竞赛进入名单。

然而,一直以来,一些机构出于利益驱使,明里暗里依然开展各种违规竞赛活动。这些违规竞赛的普遍特点,一是门槛极低,要交数百元参赛费就能直接进入省级决赛;二是公开卖奖,在培训机构花费数千元,就能拿到省级大奖。尽管各级教育部门再三澄清,仍有不少学生和家長对违规竞赛趋之若鹜。

究其原因,一方面在于一些违规竞赛颇具迷惑性,让人难以分辨。比如,“叶圣陶杯”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及其他违规赛事,同样打着“叶圣陶杯”的旗号,很容易让人混淆。希望数学竞赛对外号称原名“希望杯”,更让一些人深信不疑。同时,违规竞赛主办者往往与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形成利益链,拼命向家长灌输“竞赛获奖就会在‘小升初’时获得加分”的理念,进一步加剧家长的教育焦虑。一些家长抱着“宁信其有,不信其无”的想法,欣然花钱参赛买奖,希望为孩子增添升学砝码。

整治违规竞赛,需要釜底抽薪。首先,除了正规竞赛的“正面清单”外,还需要更多违规竞赛的“负面清单”。教育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竞赛活动的打击力度,发现一起,查处一起,曝光一起,戳穿违规竞赛的幌子。其次,更重要的是加大相关政策宣传力度,让更多家长真正认识到“竞赛应坚持公益性,做到零收费”“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”。除了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反复强调外,不妨让中小学校负责人现身说法,彻底让家长摒弃幻想,让借机敛财者没了市场。

语出今人

纾解独生子女承担的“父母养老焦虑”和多重风险,需要把其放在社会养老体系中优先考虑,建立健全兜底性、普惠型、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,并与社会发展水平挂钩。而且,需要加强全国统一的顶层制度设计,并做好地方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策的研究、规划、执行等监督工作。当广大独生子女的工作与生活不再负重前行,他们就能为城市、社会、国家带来新的发展与贡献。——何勇海

“陪诊师”走红,行业规范要跟上。对陪诊服务要避免误解,而要多一些理解,要设置准入门槛,制订明确的收费标准等,引导陪诊职业规范发展,防范行业“虚热”和野蛮生长。医院也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与诊疗效率,起到主导作用,与陪诊行业一起共同解决好患者“看病难”的痛点。独居老人等群体无人陪伴看病、医院“看病难”等“痛点”,需要陪诊行业、医院、老人子女等各方合力化解。——戴先任